

黑色的午後

「下雨了啊.....」

走出了超市，我伸手感受著冰冷的微微細雨落在手掌上，仰頭看著昏暗的天空自言自語地說道。

天氣預報顯示今天的降雨機率最高不超過百分之十，所以也就沒帶傘了。看來氣象預報這種東西還真是到哪裡都不准呢。不過這種小雨倒也不礙事就是了。反倒是我又不自覺地自言自語了，這個壞習慣始終改不掉，實在是很糟糕呀。

我將剛剛用來裝東西的購物袋綁好後放進腳踏車的籃子裡，一個人默默地在細雨當中牽著腳踏車行走著。

大概是下雨的關係，路上的車輛及行人非常的少。這個城鎮原本就不多了，而且大部分都是老人，再遇上這種下雨天，街道上的冷清程度不禁讓我懷疑起了自己是否被置身到了錯誤的世界裡。

不過這種錯覺馬上就被從遠處傳來的斥責聲給打破。

「我說你們幾個!都下雨了還不快點進屋!」

「欸?可是這雨這麼小。」

距離在山腳下的超市一段距離，被樹木環繞著的那棟古老木造建築物前，疑似孩子母親的女性正在斥責著雨天還在庭院嬉鬧的三個孩子。

那棟建築物雖然說看上去很有年代了，但是房子的大小與佔地的面積可不是蓋的。再加上位於山腳下的樹林當中，彷彿是在童話中會出現的場景一般，明明就在眼前卻又給人一種遙不可及的夢幻感。每次我從超市買完東西要回宿舍時，都會忍不住地在這段路放慢速度好偷瞥它幾眼。被樹木所包圍的庭院裡，總是有一群孩子們在那裡嬉戲，偶爾也能看見大概是他們父親的人在陪他們遊玩。每次看到這樣的場景，羨慕與感傷的情感總會強烈地湧上心頭。

「等等就突然變大了也說不定，到時候你們就會感冒，去不了學校喔。」

「哇，我不要，那我現在就進屋去。」

「我也是，等等我。」

「熱水已經燒得差不多了，先把衣服脫了去洗澡吧。」

我一下子受到了好多文化衝擊。不能去學校不應該是好事嗎?我小學的時候可是恨透學校了啊。日本的小學難道那麼有趣嗎?話說這年頭竟然洗澡水還是用燒的!?雖然說我以前家裡確實也是會燒洗澡水，不過那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是因為這裡很鄉下的關係嗎?話說他們也真辛苦，我記得小學離這邊有好一段距離吧。畢竟是鄉下，人跟學校都不多呢。

「你一直一個勁地盯著別人看幹嘛啊?夠像變態的。」

「哇，嚇死我了!」突如其來的聲音令我吃了一驚，當下我還以為是哪個我認識的人也剛買完東西要回去。但是我稍微環視了一下周圍後發現在這飄著細雨的田園中，只有我一個人站在小路中央。

「我在這裡啦，你在看哪裡啊?」

順著聲音的方向望過去，我發現了聲音的主人竟然是一隻站在我腳踏車籃子上的烏鴉。

「你是.....誰啊?」

黑色的午後

「如同你所看到的，我是一隻烏鴉啊。」

「你是哪門子的烏鴉啊，為什麼會講話？」

「你們人類總是毫無根據地認為有些事只有你們才能做得到，而把一些自己沒見識過的事情稱之為奇異、不合理。」

「任誰見到第一次看到的事情都會吃驚的吧。」

「所以說那僅限於人類，如果我今天見到了一個人類會飛的話我也不會吃驚。」

「那你會怎麼樣呢？」

「逃跑。因為你們人類傲慢、無知又危險，所以不管你們今天是會跑會飛還是會瞬間移動，我所要做的事情都只有一個—那就是逃離你們。反過來問問你好了，現在你發現我會說話了，你會做些什麼？」

「.....把你抓起來帶給別人研究？」

「你有想過我只要不再別人面前說話的話，那就只是你純粹會被當成瘋子了。」

「.....」

「是說你有可能本來就是瘋子，現在跟我對話的事情都是你幻想出來的也說不定，畢竟我所知道的正常人類不會一個人站在雨中盯著別人家看。而且我不認為你有辦法忍受我的爪子及喙，你不像是會忍受疼痛的人。」

這隻莫名其妙出現在我面前會說話的烏鴉短短的幾分鐘內就把我搞到有點惱火，明明只是隻鳥語氣卻傲慢的不得了。不過牠說的話我倒不否認就是了，就算我真要抓牠，赤手空拳的肯定不可能。牠只要稍微反擊抵抗一下，稍有破綻就能用牠那雙翅膀飛得老遠，我無法無視疼痛地制服住牠。

如果今天是個平時就常常抓捕野生動物，擅長忍受疼痛的原住民的話應該很輕易就能做到了吧，畢竟他們很堅強。只可惜我做不到，因此我只能選擇無視牠。

我不理會那隻嘮叨個不停的烏鴉，繼續牽著我的腳踏車走在已經轉變為泥巴路的道路上。

「喂!喂!搞什麼啊!無視我啊?所以說你們人類真是遇到棘手麻煩的問題就只會逃避。」

「我沒必要回答你的問題，畢竟你可能只是我幻想出來的而已，搭理你並無法得到任何的好處。」

「真是小氣的傢伙。」

沒有原因也沒有理由地，我就這樣跟這隻不知道打哪來的烏鴉一起在雨中行走了十幾分鐘。在經過每次回家時都會看到的那個鳥居時，我又不自覺地放慢下了腳步。

「怎麼了，幹嘛盯著那個鳥居看。」

「沒什麼。」

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每次經過時都會被那個鳥居吸引目光。也許我想經過一次那個鳥居，順著參道爬上山，去看看在那深山中的神社長的什麼樣子，並且在那邊稍作休息一下。聽著樹葉被風吹動發出的聲音、聞著潮濕的泥土所散發的香氣，在那裡愜意地睡個午覺。這聽起來感覺很不錯，只是我從來就沒有時間去實踐它。

每次買完東西心理想著的都是晚點要回去處理作業、準備明後天的考試、繼續學習日文、想

黑色的午後

辦法為畢業後的出路做打算，心中被這些想法佔據的情況下實在是沒那個閒情逸致去探索這座深山。

就這樣，來到這邊已經快一年了，我卻依然不知道在這座山中的神社長的什麼樣子。

「很在意那座神社?」

「並沒有。」

「說謊。」

「.....」

「你為什麼要來日本留學呢?」

「什麼為什麼，我是日文系的學生，來日本留學有什麼奇怪的嗎?」

「所以你是為了學習日文的囉?」

「那當然。」

「說實話是那麼一件痛苦的事嗎?即使只是對一隻幻想的烏鴉。」

真煩，是我最近壓力太大了嗎?怎麼會去幻想出這麼一隻話嘮的烏鴉呢?牠還一直挖開那些我試圖隱藏起來的傷疤。

為什麼來日本留學?

那當然是為了尋求任何一丁點可能性啊。

哪怕只有一點點，我也想要提升自己的價值啊。

我不像哥哥頭腦夠好，可以考上全國首屈一指的國立大學。即使考了指考，我頂多還是只能上好一點的私立大學而已，無法觸及到他所在的那個領域。有時候在家父母甚至會說些什麼「你讀的是私立大學，學費比較貴，可要更認真點讀書啊!」之類的話。

我雖然心裡明白他們並沒有惡意；或者該說希望他們沒有惡意，但是他們那些話與卻一直在無形當中增添了我的壓力與劣等感。而我當然也不好意思要他們別這麼說，畢竟他們說的是事實。

哥哥也是，在家的時候明明一直在玩電動，學業成績卻都維持得很好。有時候我也會想著「說不定我也可以」而減少讀書時間跟哥哥一起打個電動；但是不同的是一這麼做我的成績立刻就下滑了，然後父母又會無可避免地跑來念我兩句。

我實在好想逃離那個地方，想要默默地提升一點自己的價值。

老家是在相當鄉下的地方，父母都沒有讀過大學。但是父親靠著自己的實力打拼，白手起家，終究是成家立業，成為了一位風光的人了。對於沒有上過大學的父母以及家鄉的同胞們來講，『留學』這種事就像是高級與優秀的象徵一樣，是屬於『那一類人』才能做的事。因此我在上了大學後，拚了命的努力著，犧牲了參加社團、與朋友出門玩樂以及談戀愛的機會與時間，捨棄了我能捨棄的一切後才終於取得了學校所釋出的留學名額。

為的就是尋求改變的可能性。

「再問一個更根本一點的問題好了，為什麼你放棄了當科學家這件事了呢?你和你的哥哥小時候不是都夢想著未來要當科學家的嗎，而你的哥哥也確實的上了知名大學的化學系。然而你卻選擇來讀上大學前連五十音都不會的日文，為什麼?」

黑色的午後

「因為我對於日本文化及文學很有興趣。」

「不是因為選擇學外語的話即使不用非常精通也有許多就業機會嗎?不是因為學習了外語所以才有了留學的名目與機會嗎?不是為了逃避嗎?」

我心中的憤怒正以極快的速度飆升當中，心跳也無法抑制地加快，也許我很快就能挨下被抓啄的疼痛把這隻鳥分屍了。

「無法像你哥哥一樣，靠著天分與努力，絢爛地追求著自己的理想很丟臉嗎?還是明明做不到卻還想掙扎比較丟臉呢?」

「明明只是一隻鳥，幹嘛一副理所當然地評論人類。」

我粗暴地朝著烏鴉甩了甩手，但是牠隨後就又飛回了腳踏車的籃子上。

「你想要去哪裡?」

「不關你的事!」

「你這根本不叫選擇道路，你只是選擇了個大致的方向前進而已；不對，你也不是在前進，而是在逃避。就像我們烏鴉一樣，什麼也不管地只顧著逃離。」

此時此刻，我的頭腦簡直像要炸開似的疼痛著。烏鴉說的那一切我其實比誰都還要心知肚明的，但我不得不去否定它。畢竟我已經逃離了那個地方，現在的我沒有那個臉回頭。我甚至計畫著留學結束去找個『通學比較方便』之類的理由獨自在外住宿，畢業後也者個比較有興趣的方向去讀研究所，想辦法讓自己的學歷及人生經驗盡可能地提高，到時後回到家裡的時候起碼能跟父親還有哥哥平起平坐。

拒絕了接手家業、考不上跟哥哥一樣的大學、放棄了兒時的夢想，即使出來留學了一年也感覺不到自己有預想中的改變。

好想用盡全力地逃跑.....

不對，我好想消失。

「你又不說話了。喂喂，我說雨好像變大了。」

「.....是啊，前方不遠處有間咖啡廳，我要去那邊躲一下雨了。」

「那間咖啡廳允許動物入內嗎?」

「肯定不行的吧。」

「那我怎麼辦?」

「鬼知道，自己想辦法啊。這又不關我的事。」

「真無情。」

我將包包裡的另外一個塑膠袋拿出來反套在裝著購買物品的那個塑膠袋上，避免雨水從隙縫流了進去。並且將腳踏車停在店旁邊後，背著後背包獨自走進了咖啡廳。

這家咖啡廳每次採買回宿舍時也都會經過，但是今天卻是第一次進來。店鋪裡面比外面看上去的還要狹窄，採光也不是太好，不過倒說不上昏暗的程度，我覺得室內的光感搭配著窗外的雨這樣給人的感覺非常舒服。

一進門面對的是一面掛滿照片的牆，左轉後是一排面對著整片窗戶的座位，那些靠牆座的後

黑色的午後

面有兩張獨立的桌子，每張桌子搭配著兩張椅子。在那兩張獨立桌的旁邊則是吧檯，一位老先生正站在吧檯後面看著我。

「下午好，歡迎光臨。」

這家店的門上明明也沒有裝設鈴鐺，從吧檯處也看不到入口處，但是老闆卻馬上就察覺到了我，也許這就是長年做生意培養下來的敏銳感吧。

「您好，我想要點一杯黑咖啡。」

「好的請稍等。」

老闆給人的感覺說不上親切但也絕對說不上是冷漠。只是總覺得他說話的聲音有一種說不出的吸引力，聽起來給人的感覺很舒服，彷彿著間咖啡廳裡的時間都慢下來了似的。

我選擇坐在靠窗最邊邊的那個座位。在等待咖啡的同時，我拿出了上課的筆記複習明天要考試的內容，雖然說這個周末一直在複習，可是無奈考試範圍實在太多了，即使到了現在也依舊沒能複習完。

在看書的同時，我的餘光也一直飄向剛開始進來時所看到的那面掛滿像片的牆。照片裡全是一位父親與一個應該是他兒子的男孩，我認得出那位父親就是咖啡店的老闆，至於照片中的男孩年紀最大大約到高中上下吧，之後就沒有他更年長模樣的照片了，不知道他現在怎麼樣了。

「讓您久等了。」

就在我無意識地沉浸在這些無關緊要的事情的時候，老闆已經將咖啡泡好並送來身旁來了。

「啊，謝謝。」

「你很在意那些照片嗎？」

咖啡店老闆似乎也注意到了我一直在觀察那些照片，他溫柔且沉穩地問著我說。

「恩.....有一點。照片中的那個少年是您的兒子嗎？」

「是呀。孩子的母親很早就過世了，一直以來都只有他單獨跟我生活在一起呢。」

「.....不好意思。」

「沒關係，不用在意。人們總是太過在意去提及亡者或是死亡相關的事情了，我覺得這實在太蠢了。明明學校的歷史課也不斷地在教導孩子們死人的故事，但是你的老師在上課時難道還會跟織田信長或坂本龍馬道歉嗎？」

「.....」

「總之，不用在意那麼多，有什麼想問的事情也就儘管問吧。」

「.....這樣啊。那麼我可以請問您兒子.....他應該已經大學畢業了吧?從照片來推算的話。」

「是呀，自從他在東京大學的醫學系畢業後他就直接留在了東京當起了實習醫生了。」

東京大學醫學系。我的注意力完全被這幾個字吸引住了。沒想到這位老先生的兒子是為那麼優秀的高材生，總覺得我的身邊似乎很容易出現優秀的人種。這使得我想更進一步得去了解老先生的兒子、了解優秀的人。

「您的兒子成為了醫生了嗎？」

「是呀。不過是哪方面的醫生我也不太清楚，畢竟那孩子也都不怎麼和我聊他的事。」

「他很少回家嗎？」

黑色的午後

「正月的時候都會回來個幾天。不過即使回來了也不怎麼談論起他自己的事，而且也總是操弄著電腦忙著工作的事，似乎是很忙吧。」

「我想也是，畢竟是醫生嘛。」

說實在，我其實無法想像忙到無法跟家人相處甚至連報告近況都沒辦法的生活，也許這就是我與那些優秀的人們的差距吧，他們可以捨棄掉更多我無法捨棄的事物。這或許是自小就培養起的習慣吧，家庭環境、向上心.....還有天分，我想我始終不能成為像他們一樣的人。

此時的我目光撇到了其中一張照片。那張照片的男孩手裡拿著羽毛球拍，全身髒兮兮的笑著，背景則是在一座神社前面。實在按耐不住心中的好奇心的我當下立即就提問了。

「請問那張照片裡的神社是？」

「啊，這張啊。就是在這附近的山上的那座神社啊。」

果然啊，跟我想的一樣。

「那孩子以前很喜歡去那裡打羽毛球呢。有事沒事就吵著要我帶他去那裡，即使上了中學也是常常跟他的朋友一起但著球拍就往那座神社的方向跑。那座神社也確實是一個好地方呢，環境清幽，如果不是碰上新年正月或是節慶的話基本沒什麼人。假日的時候，我時常用保溫瓶裝著泡好的咖啡，帶著些和菓子陪那個孩子去那裏打球，順便在那裡喝個下午茶。」

「聽起來很不錯。」

「是呀，那孩子甚至說過他將來想當羽毛球國手呢。不過也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呢，那孩子就開始不太去那座神社了，悶在房間裡讀書的時間越來越長。而且他也漸漸地不喝我幫他泡咖啡了，他總是會帶著一兩罐路上順便買的罐裝咖啡回來。不知道是懂事了怕我麻煩，還是他已經喝膩了我泡的咖啡。是從上了高中開始吧.....不對，好像是從考高中的時候開始就那樣了。」

總覺得我大概能理解老闆兒子的心情，畢竟做夢是小孩子的特權。上了中學之後世界就會一下子變的寬廣了起來，自己一直以來擅長的事物、喜歡的事物，與他人的優劣差距便會慢慢地凸顯出來，逼得我們不得不往現實一點的層面去考慮。

我低著頭看著杯裡的咖啡沉默不語，我不知道此時的我還能說些什麼。此時的我甚至無法明白自己在想些什麼，究竟怎麼做才是正確的、往哪邊走才不會後悔，我已經完全搞不清楚了。

我開始感到難受，有點想離開這個空間。我拿起桌上的黑咖啡，默默地啜飲了一口，一時之間我想不到該怎麼形容那個味道。那是我從來不曾從即溶咖啡和罐裝咖啡中體會過的味道，我在都市的咖啡廳喝過的咖啡也沒這麼好喝；與其說好喝不如說是讓我感到很舒服。這杯飲料裡混雜著除了咖啡豆以外的某種我無法言喻的香氣與苦澀，正是這種苦澀使得這杯咖啡是如此的特別以至於令我無法忘懷。

「很好喝的咖啡呢，完全不是便利店的罐裝咖啡能比的。」

「很高興你喜歡。」

老先生露出了一張真誠的笑臉像我道謝著。

「老闆您對於兒子成為了醫生這件事並不感到高興嗎？」

「該怎麼說呢.....如果那是他想做的事的話那我當然是沒有理由不高興的。但是那孩子從小就責任感過重，他總是硬把責任往自己身上扛。每天叨念著母親不在了，自己又是家中的獨子什麼

黑色的午後

的。明明還只是個小鬼頭而已。」

老先生無奈的苦笑著，像是想起了些無聊的冷笑話似的。

「我認為啊.....最糟糕的孩子從來就不是沒出息的孩子，而是迷路的孩子啊。」

默默地聽著老先生的話，我又再次喝了口手中的黑咖啡。此時的我心中產生了這樣一個想法——也許我也可以試著去改變，從日文當中找到自己能樂在其中的方法，找出自己想做並且能做的事。

我不是老先生的兒子，我並不確定他的心裡是怎麼想的。但是即使是現在，他也應該還是有著改變與挽回的餘地的。

「是說您的兒子現在怎麼樣了？」

「死了喔，某天半夜在東京騎車時被一台闖紅燈的卡車輾了過去，當場就一命嗚呼了。」

走出咖啡店時，外頭的雨已經停了。烏雲還未完全散去，但是午後的陽光已經穿過了雲層破碎地灑到了地上，遠方還可以看到薄弱的彩虹逐漸鮮明起來。掛在咖啡店屋簷下的雨滴正滴答滴答地滴落在地上，濺起微弱的水花。

「你只是喝一杯咖啡怎麼可以喝這麼久啦？」

「你管的著嗎，又沒人叫你等我。」

「.....你怎麼啦?聲音和表情都好奇怪哩。」

「沒什麼.....」

雖然我想盡可能地裝出一副稀鬆平常的表情與語氣，但是看來對這隻烏鴉果然不管用。

「你幹嘛笑成那樣啊?你喝了杯咖啡腦子就出問題了嗎？」

「呵!也許吧.....我似乎喝了一杯會讓人變笨的咖啡呢。」

我決定對於內心的心情不再隱藏，打自心底的冷笑了一聲。

「看來那杯咖啡不只讓你變笨也讓你變路痴了。你走錯方向了啦!那邊是來的方向呀!」

「我知道，我只是.....有個想去的地方。」

「你不會是說那座你根本不知道位置在哪的神社吧？」

「找找看就知道了，不進去一次是不會知道的。」

「你明天不是還有考試嗎？」

「現在想想，那種事.....其實無所謂吧。」

「哈哈，你真是沒救了。」

「也許吧，你要一起來嗎？」

我心血來潮地試著邀請那隻烏鴉同行。但是當我轉頭面向烏鴉剛剛站著的地方時，烏鴉已經不在那裡了，只剩下一根漆黑的羽毛留在腳踏車的籃子上，廣闊的平地上只有我一個人獨自喃喃自語。

不過這種感覺倒是不壞，偶爾自言自語一下似乎也不錯。

「趁著再次下雨前趕緊前進吧。」

我獨自牽著腳踏車，走上了回頭路。

第 31 屆銘傳文藝獎 小說組優選

黑色的午後